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  
第五卷 執國法直臣鋤惡 造冤獄奸小害良

一

貪財怙寵薰天惡，釀成逆寇妖氛作。妓氛作，芟除不盡，沐猴蒙爵。

烏台欲把鷹口搏，奸謀暗裡權臣托。權臣托，潑空冤枉，禍由口尊。右調寄《憶秦娥》

世謂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發」，蓋言除惡務盡也。然聖人有言：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過激則變生，是又不可不防。如明季嘉靖年間有件大冤獄，人人切齒。只因究治一小人之黨，連及國戚大臣。朝廷為保庇國戚起見，並將小人縱釋，俾宵小奸人反得漏網，而執法直臣，轉誣他屈陷無辜，下獄抵罪。台諫諸臣有出來爭論的，盡遭戮辱，遂成縉紳之禍。豈非賞罰是非不明到極處了！然而諸君子亦有不是處。古語說得好：「投鼠忌器」。設使諸君子早為算計，何至沉淪冤獄，直至新君登位，公議始伸？可見疾惡者勿為己甚，聖人之言不可不聽的。

話說明嘉靖年間山西代州崞縣有一妖人，姓王，名良，倡立白蓮邪教，施符弄法，誘騙愚民。歸其教者，不論男女，號為「佛子」，成群結隊，混雜聚處。又有幻術迷人，一方妖姬豔婦以及少年尼姑，皆被淫污，甚至富家貴室，也有為邪教所煽惑的。手下徒眾萬千，俱習興妖作怪之術，在外姦淫婦女，搶劫財物，無所不為。

有一秀才人家，其妻少有姿色。一日晚上，有一婦人到家借宿，秀才見其色美，意欲誘他奸宿，遂留他在妻子房裡住宿，與其妻商議，教他進房之後，滅燈走出，自己入內同睡。到得更餘時分，那秀才等其妻出來，他就捏手捏腳，挨到牀邊，不敢即時下手。那知牀上之人也等了好一回了，聽見腳步響，猛然將手來抱。秀才道是得手了，遂騰身而上，與之交合。那知此人之物更是翹然，比自己的又粗又硬，大跳起來，喊集眾人，將他綁縛。問其來歷，是王良一黨的人，在外裝作婦人，時常奸騙人家妻女。秀才一時忿怒，鬧其陽道，又怕他死在家中，不當穩便，遂把刀瘡藥敷好，縱之使去。豈非一樁奇事？又有一村地方，夜夜有怪作祟。才起更後，就有一團黑氣滾入人家，或作驢馬形狀，或作青臉獠牙形狀，嚇得男啼女哭，徹夜不安。曉得王良教中能驅嫗捉怪，湊聚銀錢，求他用法收服。王良教他村中盡奉其教，鬼怪不來侵擾，果然有驗。以此遠近人民無不敬信。如此作怪的事，不一而足，那知多是此輩妖賊符術弄人。

又有副賊，姓李，名福達，饒有勇力，其心更極狡詐，也似王良這般幻惑愚民。後來官府知道了，捉他幾個黨羽究治。李福達遂結連王良，居然反叛，嘯聚數千人，殺戮居民，焚燒地方，勢甚猖獗。撫按起兵征剿，反被他殺得走頭無路。

王良又有禁兵之術，刀槍弓箭俱不能及身，以故賊勢愈強，官兵奈何他不得。撫按問眾將破賊之法。有一軍將道：「此是小術，破他不難。叫官兵各置一木棒隨身，遇賊只將棒打，不用刀砍，他自然不能禁了。」依計而行。賊眾一向恃著兵器不能傷他，以此自由自在，懈弛無備。那知官兵忽然用棒相擊，一人得勝，個個爭先，只一陣，把妖黨打死無數。眾人看見勢頭不好，究屬烏合之眾，一哄而散。賊首王良遂得就擒，又獲羽黨二十餘人，一齊斬首梟示。只有李福達奸滑，他見王良失利，遂慌忙易服而逃，不知去向。

要知明季兵將都是苟且了事的，眾兵搜尋不見，也就罷了。那曉得李福達逃往太原府徐溝縣，改名易姓，叫做張寅。他逃竄時，金銀財寶原帶得多。本縣之內，有一張姓之人，算為大戶，張寅夤緣結交，認為一家，編立宗譜，以冀掩人耳目。人情眼孔極淺，見他有財有勢，便不去查考，但知他為張寅，全不曉得他是李福達改名的了。以後打聽緝獲之勢漸漸寬鬆，遂挾了財物到京，思量交結權貴，以為護身符籙。其時國戚武定侯郭勛招權納賄，是一個貪利無恥小人，有錢最容易結納的，便重賄其門下，竄入匠役項內，又以燒煉之術，時時款動。四時八節，更有重禮進奉。探知郭勛耽於女色，花了千金買一美女，裝做自己親女送去，把一個武定侯奉承得歡喜不了，連性命多肯把與張寅的了。

假李寅藉了郭勛聲勢，與一班內官互相結納，如兄若弟一般。適朝廷開例，李福達援例，輸粟千石，補授山西太原衛指揮。一個亡命凶徒，竟做了朝廷命官，豈不可笑！兩子，長的叫大仁，次的叫大義，俱在郭勛門下充當匠役，留在京師，以為交通勢要地步，真算是「狡兔三窟」了。有此泰山之靠，將前日罪犯，一牀錦被都遮蓋過去，就是神仙也認不出他來。

再說代州有一人，叫做薛良，與福達從小相熟，聞他犯罪脫逃，捉獲不著，只道他非躲避遠方，定然死於別處了。偶然到太原望一親戚，在街上閒走，見一武職官員坐在馬上，喝道而來，背後跟隨四五個伴當，衣冠體面，氣概軒昂，好不赫奕！薛良立在道旁讓他過去，馬到跟前，猛然一看，認得是李福達，到吃了一驚。又想：「此人焉得到此地步？」又見一人走來與他講話，細聽聲音，宛然無疑。卻又不敢相信：「或者面目相像，也未見得。」心中十五個吊桶一般，七上八落，疑個不了。直等一叢人去了，走到一家鋪面上，拱手問道：「前面騎馬的是什麼官府？」那人道：「他是太原衛指揮張老爺，名喚一個寅字。」薛良心內思想，總是委決不下：「若說是他，他怎能有此榮顯？欲說不是他，聲音笑貌，確確是他。」又想了一回，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他畏罪改名張寅，在此做官的。我不要管，明日去望他一望，不怕他不好好相待，買我不開口。還要發一注大財哩。」

打算已定，睡了一夜。次日起來，吃了早飯，尋到福達衙內，向門上拱拱手，道：「你老爺在家麼？」回道：「在家。」薛良便道：「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有故人要見。」門上問他姓名。薛良道：「你不必問，少頃會見你主人便知道了。」門上進去稟過。福達見說是故人，丈八長的和尚摸頭不著，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一見是薛良，陡然變色，假作笑容，下階拱手道：「故人別來無恙？」薛良亦作揖道：「聞得故人在此，特來相訪。」遂邀入書房共坐。

薛良見左右無人，因問道：「兄前日有事，如何得到此處為官？好不榮耀！」福達搖手道：「前事兄且莫提。你因何曉得我在這裡？」薛良道：「昨在路上看見，因隨從人多，不好相叫，今日特來問候。只是弟一身作客，流落此地，盤纏俱已用盡，欲吾兄資助資助，未知肯否？」福達道：「這何消說得，但兄既來了，也須擔擱幾日，待我端正盤費，送兄回府，何如？」薛良認做好意，極口稱謝。隨即搬夜飯來，兩人相對而飲，極其要好。飯畢，便吩咐家人道：「鋪蓋安在東廂房。」談了一回，道了「安置」，自進去了。暗自忖道：「我的蹤跡並無人曉得，今日被他撞破，倘到外邊將我從前情節告訴人知道，還了得麼！不如先下手為強，將他殺死，就絕了後患了。」暗暗打算一番，便叫兩個心腹家人，悄悄囑咐道：「今日來的這人，與我有宿世冤仇。我留他住在書房，原要害他性命。付你快刀一把，今夜三更時候結果了他，把屍首拋在荒野地面，做得乾淨。先賞你二十兩銀子，日後還有抬舉你處。你們肯去不肯去？」兩人欣然應允道：「老爺自安睡。小的們別的做不來，只此些些小事，包管做得萬妥萬當便了。」福達大喜。兩人亦欣然而出，打點半夜行事。

再說薛良吃了夜飯，坐了半晌，關上書房門，正要上鋪去睡，忽然一陣腹痛起來，思想到僻靜處出一大恭，便走出書房。是夜，月色微明，見側首有路可通，一徑穿將過去，看看走到馬坊所在，是一塊空地，便欲在地上解手，隱隱聽見隔牆有人言語。一個道：「住在書房這人，老爺為何要殺他？」一個道：「你不聽見老爺說與他有仇麼？」薛良一聽，驚得魂飛天外，連恭也出不了，想道：「不道此賊如此心狠！若再遲延，性命不保了，作速逃命為上。」輕輕走過馬坊，見是一帶泥牆，便從低處扒出。幸喜下面已是通衢，拔步便跑，一口氣不知跑了多少路。

適值太原府知府赴宴回來，薛良跑得勢的人，留腳不住，直衝了太爺道子，被軍牢拿住，問是何人。薛良正思首告李福達，苦無門徑，今見是太原府正堂燈籠，極口喊冤。太尊喝道：「你有何冤事，黑夜叫喊？」薛良道：「小人是被難逃出來的，有天大的事首告，不敢當著眾人明言，求太爺帶小人到私衙密稟。」

太爺吩咐帶他回衙，一進衙門，便把薛良喚進私宅，問他首告何事。薛良稟道：「小的代州人，與妖賊李福達同鄉相識，向聞

其逃亡別處，昨日撞見太原衛指揮張寅，細細一認，卻正是他。小的因去探望，福達囑小的不要說破，留小的過夜。小的道他好意，那知竟要殺我滅口。小的偶爾腹痛，走到外邊出恭，聽見隔牆有謀死我的說話，越牆逃出，特來首告。」大爺道：「這指揮張寅果是李福達改名的麼？你不要謊告！」薛良道：「小的若認得不真，怎敢謊告？」太爺一想：「這李福達是個叛逆重犯，現在各處嚴緝，未見捉獲，今改名易姓，逃在此地為官，既有首人，定屬不虛，須要速拿為是。」遂帶了首人，連夜去稟都院。都院聞知，便傳中軍，帶領標兵，協同知府知縣，拿捉賊黨。

再說李福達兩個家人，三更左右走到書房，不見了薛良，忙報主人。福達知他走了，大驚失色，心上懷著鬼胎，不能安寢。忽聞外邊有人馬之聲，又敲門甚厲，開門出來，只見燈籠火把，一擁而入。後面走進兩位官府，一見福達，喝聲：「拿下！」福達辨道：「無罪。」太爺道：「你是李福達，現有薛良首告，還有何辨？」福達見事敗露，便俯首就縛。太爺將他家屬盡行鎖押，查盤密產，封鎖門戶，一面著地方看守，一面帶了人犯，同眾官回衙審究，叫薛良與福達當面對質。薛良說得鑿鑿有據，福達雖會狡辯，實事難為抵賴，遮飾不來，只得承認。

官府見他招服，也不動刑，將他禁在獄中，稟覆上司，請旨定奪。旋即移文京師，拿他二子。斯時，太原一府人都當作新聞，三三兩兩，到處傳說，盡道：「如今世界，有了錢，強盜也做得官了。」福達身雖在監，京中線索卻自通靈，連夜通信二子，教他躲避武定侯府中，求他相救，必有厚報。郭勛聽了，寄書山西巡撫畢昭，教他超釋。畢昭是一極要奉承權勢的人，見郭勛有書來托，反要將薛良問他誣告之罪。承審官反覆力爭，只是批駁不已，把一情真罪當的重案，漸漸模糊起來。

恰好來了一位有風力的御史，姓馬，名錄，立心正直，不要錢財，不肯阿附權貴的，欽命巡按山西。未到任時，即聽見這樁事情，巡撫不肯執法，久不定案。一到任後，即提李福達一案覆審，差官往代州崞縣提取福達舊時鄰右前來識認，又移文徐溝縣查其居止。據覆「並非土著，是擒獲妖賊那年逃來，冒為張氏同宗，改名張寅」。處處有據，再取福達口供，果無異辭。

案情已定，正欲奏請正法，忽一日，巡捕官稟稱：「武定侯差官下書。」衙門規矩，一應封口書函，不許投進。武定侯書來，必有囑托情弊，隨著當堂呈遞。差官走至案前，將書呈上。馬巡按拆開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好一個國戚大臣！為大盜說情，難道王法都不曉得了！」差官自恃候府家人，說：「大老爺，王法固要，只怕私情也要的。」巡按大怒道：「你是何等下賤，敢開此口！」喝救拿下重打。差官道：「只怕打不得。」巡按喝道：「打了再講！」左右一聲吆喝，拖下便打。差官打了二十，受痛不過，哀哀求饒道：「小官自知冒犯，求看家爺面上。」巡按道：「看你主人面上，再打二十！」一共打了四十毛板，吩咐叉出。差官抱頭鼠竄而去。

巡按修本，遂將郭勛私書一并奏聞。嘉靖帝見了本章，一一準奏，又降旨將郭勛切責。正是鐵案如一，任你通天手段，也難翻案了。那知當日言官紛紛參劾，反激怒朝廷，弄出大大變局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二

一時科道亂紛紛，盡奏奸貪是郭勛。

言語太多成變局，水渾鯉鯉不能分。

話說當時嘉靖帝准了馬錄本章，李福達秋後處決，郭勛有旨切責。若使科道言官不再參劾，這樁事也就完結了。無如明朝風氣，言官最喜說長說短，以顯腳力，一本不准，第二本再上，這個不准，那個又奏，把朝廷絮聒個不了。即王親國戚，稍有過失，都懼怕他。始初還論是非，繼而更尚意氣，務要依他說話才罷。朝廷看得厭了，往往留中不發。今看見馬巡按所奏，武定侯庇護逆黨，私書囑托，眾官憤憤不平起來。有的道：「福達殺人巨萬，潛蹤匿形，今罪跡已露，論以極刑，尚有餘辜。武定侯曲為囑托，亦宜抵法。」有的道：「交通逆賊，明受賄賂。福達既應伏誅，郭勛亦難輕赦！」其後參劾他的，一本凶似一本，竟說他黨護叛逆，心懷叵測，要坐他謀叛罪名，非滅族不足蔽辜了。郭勛那裡當得起，只得去求朝廷心腹寵臣張璠、柱尊，要他保護。

你道張、柱二人何以得寵朝廷？說也話長。當時正德皇帝晏駕無子，遺詔興獻王長子厚口，係皇考孝宗親姪，倫序當立，群臣遂奉以為帝，即嘉靖帝也。嘉靖既立，欲尊他本生父為興獻皇帝，稱考；孝宗皇帝稱伯。此一已私情，天理人心上實說不去。譬如民家無子立後，把家產田園盡傳子嗣子，自應承頂這支香火，本生父母，到差了一肩了。若但知厚其所生，待嗣父母仍如伯叔，要這嗣子何用？天子與庶人一般，所以群臣引經據理，都說興獻不宜稱考。嘉靖格於公議，也就隱忍了。

其時，張璠方為觀政進士，朝廷大事，那得有他開口？一日，遇一相面的道：「尊相二年之內，位至宰相。」璠笑道：「吾一現政進士，二年之內，焉得翼登政府？」相士說：「相上生著的，連我也不得知道。」適當大禮議起，璠知朝廷欲崇所生，因格於廷議，不能遂心，自忖道：「吾若另創一議，折服諸臣之說，君心必喜，富貴可以立致矣。」遂上禮疏道：

皇上入嗣大宗，稱孝宗為皇考，稱興獻王為皇叔父，在廷諸臣，不過拘執漢哀帝、宋英宗嗣位故事，不知漢哀、宋英皆預立為皇嗣，養之宮中，久已明正為人後之議。若後上繼統，在宮車晏駕之後，群臣遵祖訓，奉遺詔，以倫以序，迎立為帝，比之預立為嗣，養於宮中者，昭然不同，理合尊興獻為皇考，以盡為子之道。若利天下而為人後，恐子無自絕於父母之義。

說得懇懇切切，盡反朝廷眾議。嘉靖見了大喜，傳諭內閣道：「此議遵祖訓，合古禮，爾曹何得誤朕於不孝？」繼而柱尊亦上一本，與璠說相同。帝見更喜。那時群臣見了二人疏，皆指為邪說，疾之如仇，守候朝門，急欲老拳奉送。二人見眾怒難犯，走入武定侯家求援。武定訴知嘉靖，旋有中旨，命二人為翰林學士，大禮竟從其議。凡不合者，盡皆罷斥。

張璠不上二年，果然拜相了。因有這個緣由，故與郭勛結為一黨。如今郭勛到來求救，焉得不出力相助？況二人常在朝廷左右，其言易入，遂乘間啟奏道：

郭勛為議禮，觸了諸臣之怒，舉朝皆與為仇，所以紛紛彈劾。臣等查得指揮張寅，實非福達改名。因諸臣欲害郭勛，故誣張寅為逆犯。求皇上莫聽諸臣之說。以成不白之冤。

要曉得嘉靖帝原非昏庸之主，但因議大禮上亦受了臣下多少委曲，今日二臣之言，正觸其怒，便信以為然，遂發出一道旨意，提福達一案來京，並命解巡植馬錄同審。諸臣尚在夢裡，全不曉朝廷已有先人之言，提到審時，三法司仍照前訊口供覆奏。嘉靖大怒，詰責問官審事不實，命張璠兼攝都察院，柱尊兼攝刑部，雜治其獄。斯時，群臣才曉得朝廷聽信讒言，大局有變了。

那二人奉旨會審，只要迎合上意，那裡管天理良心？廷訊時，絕不問福達長短，單詰責馬巡按枉法任情，屈害無辜。馬巡按極口分辨，二人只做不聽見，喝教用刑。頓時將馬巡按遍體拷掠，五毒備加。可憐一個正直御史，弄得死去活來。馬錄看來若不認罪，徒自吃苦，只得承認挾私故入人罪。問官才不用刑。這薛良竟問他誣首罪名。二臣審出口詞，以為得計，奏知嘉靖。那嘉靖只道審出實隙，不被眾臣瞞騙，那曉朝綱是非已被權臣弄得七顛八倒了！發下旨意：福達釋放，薛良抵死，巡按馬錄及台諫諸臣俱著錦衣衛廷杖一百，分別治罪。

這廷杖法律，歷代所無，惟明朝獨有。自設此法以來，不知屈死了多少忠良。那見得廷杖利害？凡官府犯罪，但發錦衣衛打問，例將犯官一撈敲五十，一夾敲五十，杖三十，名曰「一套」。此是錦衣衛打問規矩，已有受刑法這而死的。若奉旨廷杖，特遣內臣監視，大小眾官俱著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，左邊坐中使，右邊坐錦衣衛，各三十員，下面旗校百人，皆衣襪衣，手執木棍，齊齊排列。宣讀旨意畢，一人持麻布兜從犯人肩脊套下，直至腰邊，連兩手束定，左右不得轉動；一人縛其兩足，四面牽住，唯露出兩股受杖。頭面觸地，塵埃滿口，連喊也喊不出的。打一下，上面高喝一聲：「重打！」打完一面，杖必數折。眾官側目屏息，氣象森嚴，儼如閻羅殿前一般。行杖旗校練就一副手段，打得兩腿如口，裡面血肉糜爛，外面皮膚一毫不破。醫治的法，用刀割開外皮，剝盡內邊爛肉，要取活羊一隻，割他腿肉填補空處，使他血肉相連，長成一片，然後可以行動。故明時有「羊毛屁股老先

生」，人人敬畏他的。有一知縣出來，捉住一衝道路人，喝教「重責」，脫開褲子，見是羊毛屁股，知是受過廷杖的，忙即下轎請罪，陪了多少不是。其人大笑而去，把這位官府驚出一身冷汗來。只因廷杖過的，苟得君心一轉，叩起復重用。然幸而不死杖下，做一羊毛屁股的老先生。不幸而喪了性命，只好留一忠直名望了！可憐諸君子觸怒奸黨，今日受此極刑！

馬巡按廷杖後，發邊衛充軍。其餘或罪或死，共四十餘人，台諫為之一空。逆犯李福達仍為指揮，二子仍充匠役，儼然現任的武職官員。豈非一件天翻地覆的事！

那張、桂二人猶怕人心不服，日後有變，編定《欽命大獄錄》，請旨頒示天下，使被冤諸臣永世不得翻身。那知人心如此，天意不然。

再說四川有一妖人蔡伯貫，本是福達一黨，因山西事敗，逃在四川，招集無賴，私立名號，仍依白蓮教煽惑謀反起來，被官兵擒獲，搜出福達往來書信，有「改名張寅，現為指揮，可恃無恐」等語。四川巡按據實奏聞。

其時，嘉靖晏駕，隆慶新立，見奏大怒，立將李福達滿門抄斬，餘黨立決，以正叛逆之罪，其獄始白。又有都御史龐尚鵬上言：

武定侯郭勛與閣臣張璠、桂萼庇一福達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，衣冠之禍，莫此為烈。今三臣雖死，理合追奪官爵，以垂鑒戒。被冤諸臣，宜特加優異，以伸忠良之氣。

朝廷一一如奏。斯時，馬錄欽召進京，復為御史，餘盡加官贈爵。至今《明史》上直臣流芳，奸臣遺臭，豈非天公報應，原是纖毫不爽。

後人論及此事，謂郭勛與福達始初來往，不過貪其財賄，原只知為張寅，不知為福達。至事敗說情，其罪難免。只劾其私書囑托，便已斃了。乃眾人必欲坐其同逆，置之重典，遂至激成大禍，上損國家元氣，下辱父母遺體，諸君子亦不無自取其咎。為此論者，亦非教人阿諛苟容，取媚於世，不走正直一條路去。總之，責人過犯，亦要存心平恕。留還人的餘地，即留還自己退步，不必專恃一時意氣，把人趕盡殺絕，卻是明哲保身道理，士大夫不可不察也。